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陈彦斌 程冬 戴轶群

摘要：中国经济结构长期存在失衡，如今又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本文分别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等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冲击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机制。笔者发现，对需求结构而言，老龄化会对居民消费造成一定的压制，同时引起投资的减少以及净出口贸易的恶化；对供给结构而言，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力供给短缺，降低居民储蓄从而减少物质资本，也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产业结构而言，技术密集型产业、老年产业将获得巨大的发展机会，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房地产业、政府主导性公共服务行业将受到负面冲击，中小企业也将面临更大融资困难。据此，笔者建议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鼓励民间投资，大力推进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产业内部优化升级。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经济结构 经济失衡 产业升级

一、引言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高速发展，GDP 增速长期保持在 8% 以上，如今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背后，却长期存在着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将会影响到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首先，我国长期依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以及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居民消费则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拉动。2010 年投资、消费、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分别是 54%、36.8%、9.2%，消费的贡献率远低于世界 60% 的平均水平。消费需求的不振，既不利于民生的改善，也为经济的持续增长设下隐忧。其次，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而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管理水平等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最后，我国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占 GDP 构成的 47% 左右；而第三产业占 GDP 的 45% 左右，与发达国家 60% 的份额相比仍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能够吸纳更大量的就业，并且对资源和环境的伤害较小，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优势。

在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背景下，我国又将面对人口迅速老龄化的事实。自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总和生育率持续大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从而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生产性的人口结构。然而持续的低生育率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这种年轻型的人口结构快速向老年型人口结构转变，新成长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越来越难以弥补老年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预测，我国未来生产性的工作年龄人口比重将持续减少，而消费性的非工作年龄人口比重则会不断增加。2011 年，我国 60 以上的老年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13.26%；而到 2050 年，这个比重预计将增大到 33.89%。

对于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冲击所带来的挑战可能会比发达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局面更加严峻。首先，由于生育政策的作用，我国的老龄化进程相比一些发达国家要更加迅速。其次，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老龄化必然产生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再次，我国刚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社会保障制度也尚不完善，应对老龄化的能力十分脆弱。而最重要的是，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势必会对我国存在消费结构、供给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结构带来十分深刻的影响，关系到未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当前探讨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有助于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从而进一步健全和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笔者将分别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三个方面来分别探讨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影响。遵循这种思路，笔者发现：对需求结构而言，第一，老龄化会对居民消费造成一定的压制，因为老年人在消费能力、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习惯上存在特殊性，但同时面向老年消费者的产业将能够获得很大发展机会；第二，老龄化会引起投资减少，我国房地产市场将面临老龄化的不利冲击，房地产投资将在未来逐渐减少，而政府投资也会因为社保压力的加重而被部分挤出；第三，老龄化可能在短期内恶化我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由于老年人消费群体的增大，进口会在短期内增加对老年产品的需求，而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和工资的上涨又会对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造成巨大冲击。

对供给结构而言，第一，人口老龄化将会直接造成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短缺；第二，人口老龄化下生产性的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会因为赡养负担的加重而压低居民储蓄，从而减少物质资本积累；第三，劳动者年龄的老化将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劳动生产率会由于老年劳动者规模的增大而下降，但是老龄化引起的工资上涨则又会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激励，从而一定程度上反而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

对产业结构而言，第一，老年人群消费在老龄化时代将不断增加，因此老年产业将得到巨大的发展机会；第二，老龄化下房地产投资将逐渐减少，房地产投资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也面临降低压力，这将威胁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第三，人口老龄化将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从而对政府主导性公共服务行业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第四，老龄化使得劳动力供给不足，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我国出口产业的发展；第五，人口老龄化会压低居民储蓄，资金供给相对短缺会使得我国拥有大量中小企业的产业面临更大的融资困难；第六，劳动力短缺引发的工资率上涨会鼓励年轻的经济个体增加教育和职业培训投资，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会获得发展动力。

综合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结构的有利和不利影响，笔者建议政策制定者应当有效利用有利的外部机遇，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大力拉动居民消费，鼓励民间投资，促进产业内部的优化升级。第一，进一步扩大内需，尤其是刺激老年人消费，以缓解老龄化对消费的不利影响；同时鼓励民间投资，保障资本积累，弱化老龄化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负面冲击。第二，改变长期以来过度依赖物质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强调和大力发挥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管理技术的作用。第三，促进产业内部的优化升级，扶持技术密集型产业，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公共支出的合理化。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

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7765万人，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1883万人，占8.87%。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充分表明，当前中国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这种挑战集中体现为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和高位的老年人口比重。

同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相比，2010年普查数据还显示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推进的特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指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即使加总修正后的2000年分年龄段人口普查数据，在2000—2010年期间，我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也分别增加约4767万人和3056万人，比重分别提高约2.81%和1.78%（见表1）。按照联合国公布的衡量标准，当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时，中国已经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而当前，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已接近1.2亿人，占比也接近9%，这无疑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正在高速推进。

表 1 第五次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老年人口数据

	60 岁以上人口		65 岁以上人口	
	总量 (万人)	比重 (%)	总量 (万人)	比重 (%)
2000 年 (五普)	12997.79	10.45	8827.40	7.09
2010 年 (六普)	17764.87	13.26	11883.17	8.87

与此同时,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人口司最新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来看,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未来四十年将进一步加速推进并最终保持在高位稳态水平。受长期低生育率、不断增长的人口预期寿命以及人口年龄动态累积效应的影响,2012—2050 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将呈现出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老年人口比重持续提高以及老龄化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等显著特征。

第一,2012—2050 年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将快速扩张,并在 21 世纪后 50 年保持高位稳态。联合国预测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和 80 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分别为 1.8 亿和 1979 万。如果采用中位生育率进行预测,2050 年这两项指标的人口规模将分别达到 4.4 亿和 9839 万,这分别相当于 2012 年数量的 2.5 倍和 5 倍。从图 1 所体现出的变动趋势也可以看出,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 20 世纪呈现平稳增长态势,而在 21 世纪前 50 年具有明显的加速扩张过程,直到在 2056 年达到峰值(4.46 亿)后才小幅回落到稳定水平。尽管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因年龄动态演进需推迟 20 年,即在 2075 年才达到峰值(1.25 亿)并由此进入稳定水平,但是该项指标在 21 世纪前 50 年的增长速度也显著高于其他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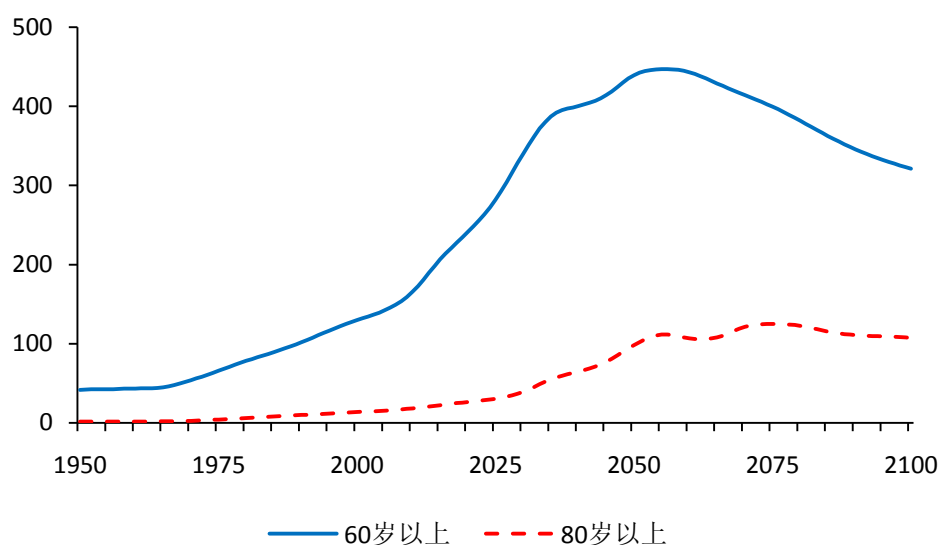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单位：百万）

第二,2012—2050 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大幅提高并在此后保持较高水平。利用联合国的预测数据,笔者分别计算 60 岁以上和 8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结果如图 2 所示。从变动趋势很容易看出,中国的老年人口占比在整个 20 世纪都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而进入 21 世纪后,老年人口占比开始进入明显的加速增长过程,这个加速过程将持续近 50 年,最后达到新的稳定状态。若详细考察快速增长时期,笔者发现 60 岁以上和 8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分别从 2012 年的 13.35% 和 1.46% 升高至 2050 年的 33.89% 和 7.59%,两者的增幅分别达到 2.5 倍和 5.2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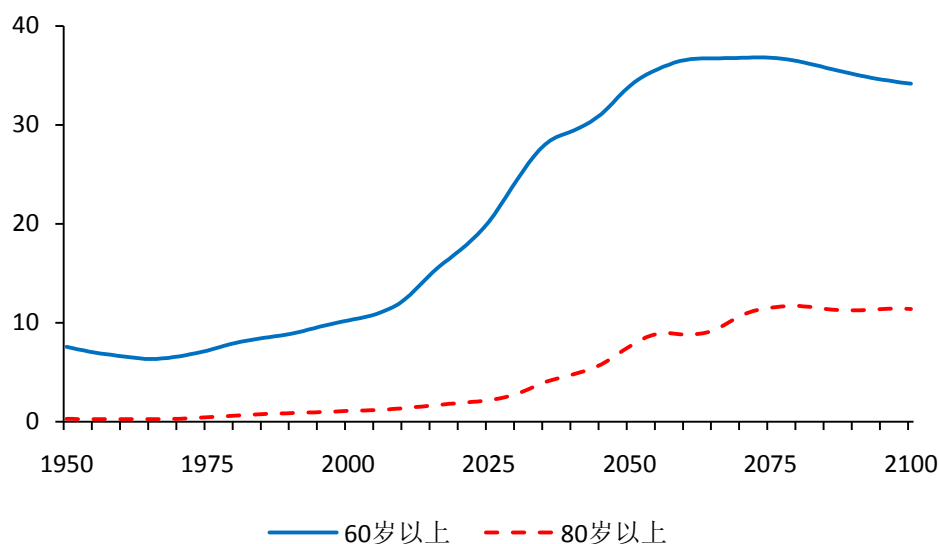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的老年人口比重（单位：%）

第三，2012—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平均增幅将显著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同期水平。笔者选取中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世界主要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并计算其在2012—2050年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此得到表2。从表2可以清晰发现，在近四十年里，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的总体增幅和年均增幅分别约为20.55%和5.3‰，这不仅远远高于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各主要发达国家，同时也超过总体增幅和年均增幅分别为18.11%和4.6‰的新兴经济体印度。此外，若可虑到中国当前的人均GDP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和部分发展中大国，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实际上还面临着“未富先老”的特殊问题。

表2 2012—205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单位：%）

年份	中国	日本	美国	德国	法国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2012	13.35	31.61	19.11	26.67	23.69	7.96	10.91	18.57
2015	15.07	32.94	20.27	27.93	24.75	8.65	12.00	19.80
2020	17.37	34.24	22.44	30.23	26.29	9.80	14.09	22.12
2025	20.18	35.51	24.35	33.45	27.82	11.00	16.57	24.05
2030	24.41	37.12	25.27	36.22	29.08	12.32	18.86	24.53
2035	28.01	39.53	25.81	36.73	30.04	13.74	21.14	25.58
2040	29.40	40.84	25.93	37.04	30.17	15.38	23.77	26.88
2045	31.08	41.48	26.36	37.27	30.34	17.17	26.67	29.03
2050	33.90	41.46	26.60	37.49	30.46	19.10	29.03	31.17
总体增幅	20.55	9.85	7.49	10.82	6.77	11.13	18.11	12.61
年均增幅	0.53	0.25	0.19	0.28	0.17	0.29	0.46	0.32

总体而言，结合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和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可以看出中国正在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冲击，而且在未来近半个世纪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再生产过程的自然结果，势必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产生强烈的外生冲击，它不仅关乎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而且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对总需求结构的影响

从总需求视角来看,经济体的产出水平主要取决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在当前中国,这三者也被视为拉动中国短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就总需求结构而言,人口老龄化会对总消费形成压制,对房地产投资和政府投资造成负面冲击,并且对出口形成下行的压力。

3.1 人口老龄化会在短期内对总消费形成压制

国民收入中的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其中,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长期在 70% 以上,2010 年总量达到 13.33 万亿元(图 3),是最终消费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人口老龄化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从而也便会为我国的国民总消费带来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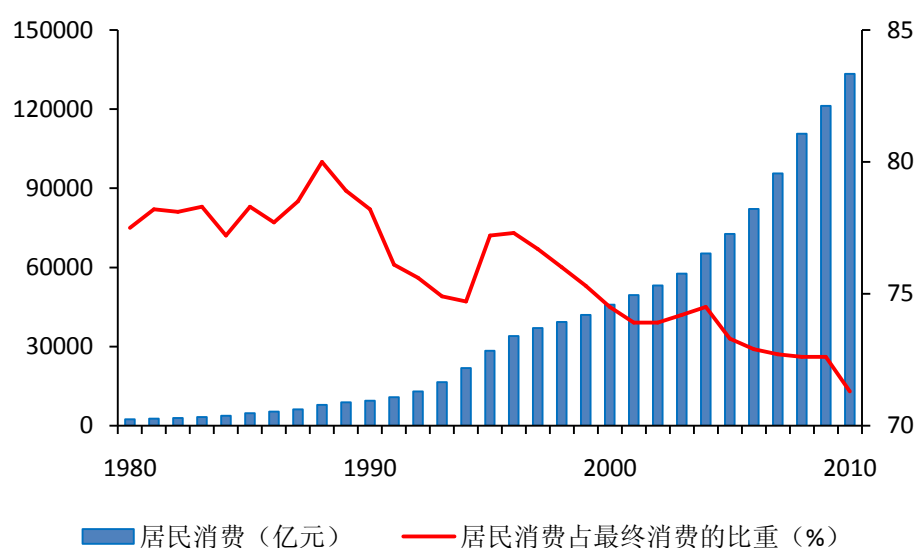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居民消费

老龄化会在短期内对居民消费总量形成压制,这是由于老年人在消费能力、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习惯等方面的特殊性所造成的。第一,随着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老年人口将成为未来的消费主体,但是中国的老年人口在消费能力上相对于年轻人更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养老保障的普及和水平仍然较低,老年人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收入水平大幅下降,尤其是农村的老年人口更是难以获得稳定的养老保障。所以,在短期内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将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而难以提高。第二,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消费结构存在差异,老年人主要以生存必需品为主要消费内容,而年轻人则主要支出于发展需求品和享乐需求品,故而老年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会相比年轻人更低。第三,老年人口在短期内相比年轻人更加节俭也与其生活经历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和习惯有关。人的消费行为一般具有习惯性和连续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口在未来将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他们在年轻时期经济条件比较艰苦,其时所养成的节俭习惯将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另外,从不同年龄层次人群的消费来看,尽管老龄化会使得老年人口的需求增加,但同时会对其他年龄层的需求形成压制。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表明,在未来的近四十年内,我国 0—14 岁的人口规模和占比都将持续下降;15—59 岁的人口规模和占比也都将平稳降低;60 及以上的人口规模和占比则都将大幅增加(表 3)。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模式意味着我国非老年人口群体的产品和服务消费需求将相对持续走低,而老年人口群体的产品和服务消费需求将相对提升。因此,老年人群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获得提高的动力,而其他非老年人群消费的占比则将面临下降的压力。

表 3 2012—2050 年中国分年龄段人口变动

年份	0-14 岁		15-59 岁		60 岁及以上	
	数量(千人)	比重(%)	数量(千人)	比重(%)	数量(千人)	比重(%)
2012	253355	18.72	919511	67.93	180735	13.35
2015	243996	17.81	919348	67.12	206399	15.07
2020	232433	16.75	914364	65.89	240995	17.37
2025	218495	15.66	895164	64.16	281597	20.18
2030	203548	14.61	849506	60.98	340022	24.41
2035	192576	13.94	802060	58.05	386952	28.01
2040	185256	13.61	775535	56.99	400116	29.40
2045	179616	13.49	738234	55.43	413918	31.08
2050	174389	13.46	682009	52.64	439206	33.90

3.2 人口老龄化会对房地产市场和政府投资造成负面冲击，从而对总投资形成下行压力

老龄化也会对投资需求造成紧缩性的影响。首先，人口的老龄化会对未来的房地产投资产生明显的下行压力。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房地产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特别是在近十年来异常繁荣。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加之受到土地财政、传统文化以及宽松货币政策等有利因素的影响，大量资金进入到房地产市场从而推高房价，而同时高房价又强化了市场对房价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从而进一步吸引更多的资金投资于房地产。图 4 显示，2000 年以来我国房地产投资额每年的增幅基本都在 20% 以上，2010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达到 4.8 万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17.35%，占 GDP 的 1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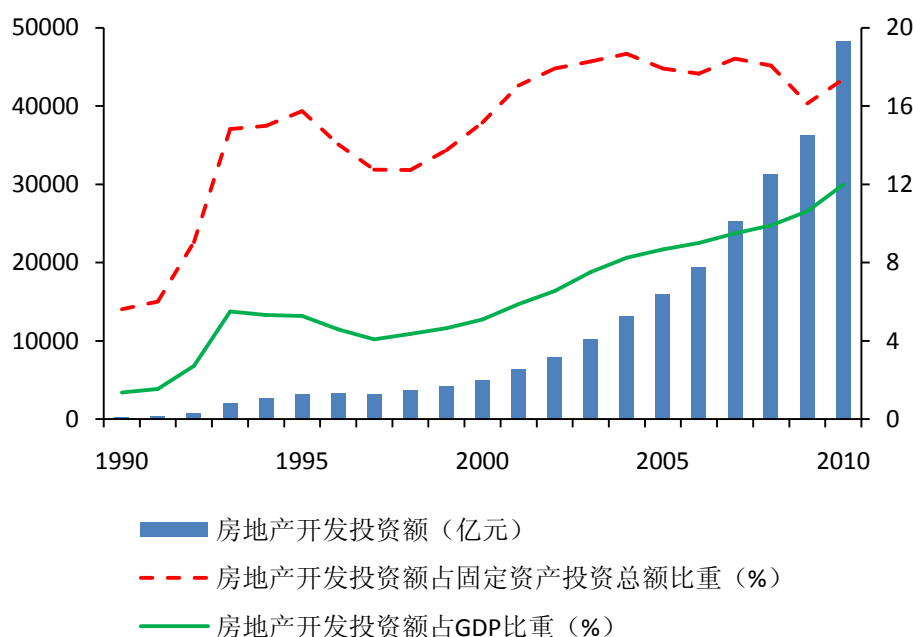


图 4 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

然而未来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需求下降，则会引起我国的房地产投资下滑，房地产投资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也将会面临下降的压力。一方面，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最多两个孩子，于是当父母年老后，作为独生子女的适龄劳动人口将同时能够继承自己和配偶父母两份房产，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将面临供过于求的困境。另一方面，作为房地产的主要需求群体，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占总人口比重越来越大

的老年人群体对房地产的需求则很低,这既与老年人身体状况以及其不再具备购买或投资房产的充足资金有关,也与老年人安居于旧住房的心态和生活态度有关。

事实上,自 2007 年以来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如今已现疲态,房地产投资和过度推高的房价已经呈现下滑的态势。图 5 显示,国房景气指数开始进入下行通道,2011 年 12 月,房地产开发综合景气指数 98.89,连续两个月在 100 以下;房地产开发投资指数 103.13,较上个月下降 0.49;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 98.51,连续七个月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 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6.17 万元,增长 27.9%,增速较 2010 年的 33.2%有所下滑。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与搜房控股有限公司共同编制的“百城价格指数”,2012 年 1 月份中国 100 个主要城市的住宅平均价格为 8793 元/平方米,较 2011 年 12 月的 8809 元/平方米环比下滑 0.18%,连续第五个月环比下滑。其中,1 月份有 60 个城市住宅价格环比下跌。故而房地产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已经连续第四个季度下跌,2011 年第四季度为 81.5,为历史最低。这种现状下,人口的迅速老龄化无疑会进一步压低房地产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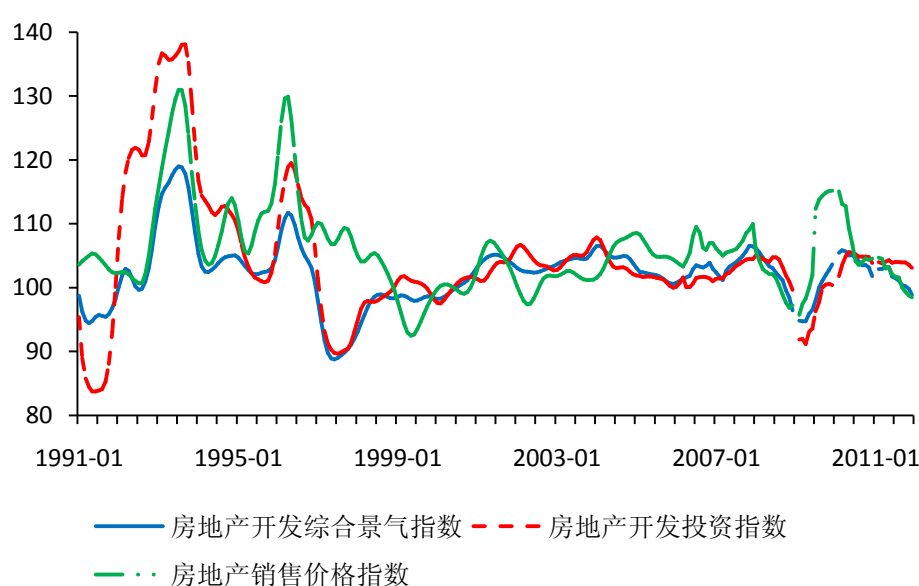


图 5 国房景气指数

其次,在老龄化背景下,政府公共支出将更多偏向于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这可能会压低政府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在短期内,中国的社会总投资仍将由政府主导或引导,但是快速推进的人口老龄化将加重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负担,从而也会对政府投资形成负面压力,并将适度压低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重。从图 6 也可以看出,在 2000 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前后,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和占比上都有显著的增加。1998—2009 年,社会保障支出由 596 亿增长到 7607 亿,增幅达到 11.8 倍,而社会保障支出占比也由 7%翻倍达到 14%。显然,历史经验充分表明,随着 21 世纪前 50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政府在社会保障事业上得支出压力将持续增加,这无疑将给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进而给政府投资造成巨大的阻力,并由此形成对政府投资占比的负面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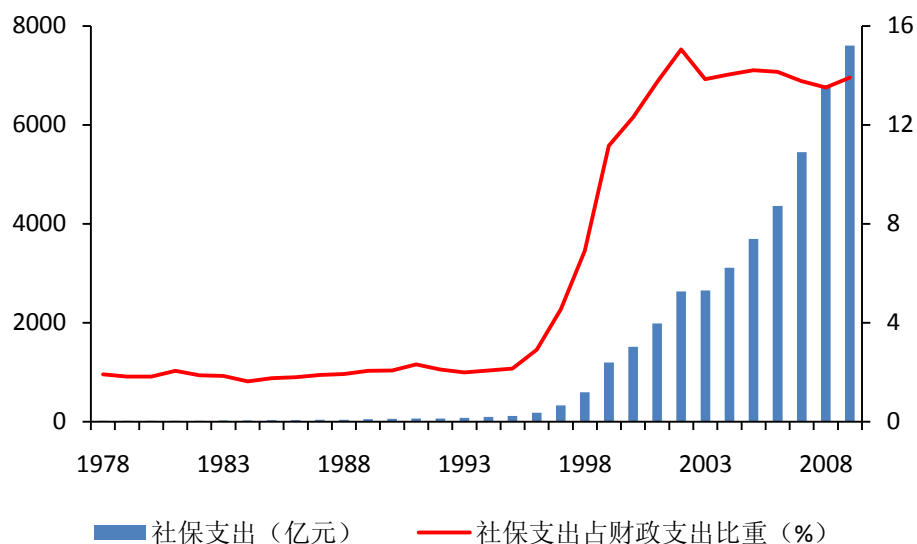


图6 中国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和比重

3.3 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动进口需求，同时对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会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拉动进口需求，同时对出口造成十分不利的冲击，从而使得净出口贸易状况将承受下降的拉力。首先，未来对老年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快速增长会在短期内对我国的进口产生一定的带动。随着老年人群需求在总需求中相对比重的提升，老年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迅速提升。考虑到如今我国老年产业的发展在短期内将难以满足迅速高涨的需求，无疑我国的进口需求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拉动，进口产品将更多转向老年产品和服务领域，特别是老年医疗保健和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

其次，从出口层面而言，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年轻劳动力供给将出现稀缺，这必然将使得中国逐渐失去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并在短期内面临出口下降的困难。如图7显示，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口额快速增长，长期维持贸易顺差并且顺差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我国出口总额1.43万亿美元，贸易顺差2954.59亿美元。而如今，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状况逐渐显现，工资率因劳动力稀缺而上涨，这无疑增加了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会影响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近几年，我国出口规模虽然仍继续扩大，但增速已经有所放缓，从而使得贸易顺差迅速回落。2011年，我国出口总额1.90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32%，增速下滑11个百分点；进出口差额1551.4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15.27%，几乎只有2008年贸易顺差的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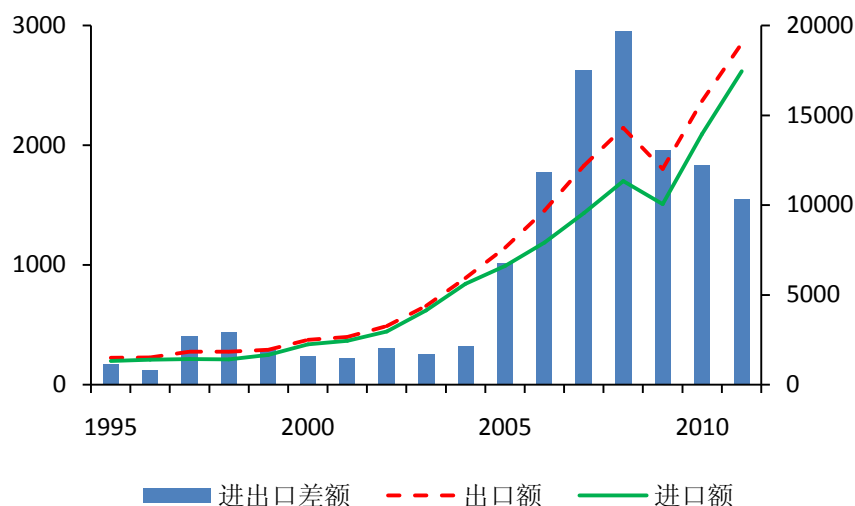


图7 我国进出口规模（单位：亿美元）

四、人口老龄化对总供给结构的影响

劳动力、物质资本和技术是决定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三个基本要素。人口老龄化首先会直接减少劳动力供给；其次，总人口中生产性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则会使得居民储蓄减少，从而降低物质资本积累；再次，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老龄化也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工资上涨则会反过来激励年龄劳动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4.1 老龄化会直接造成劳动力供给不足

人口老龄化使得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甚至绝对数量下降，将会直接造成劳动力供给不足，而且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将趋于老化。如图8所示，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在2014年左右达到72.8%的峰值，之后将迅速下降，在约半个世纪之后稳定在56%左右。不仅如此，从2016年左右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将在达到9.96亿左右后开始减少。到2100年减少到约5.26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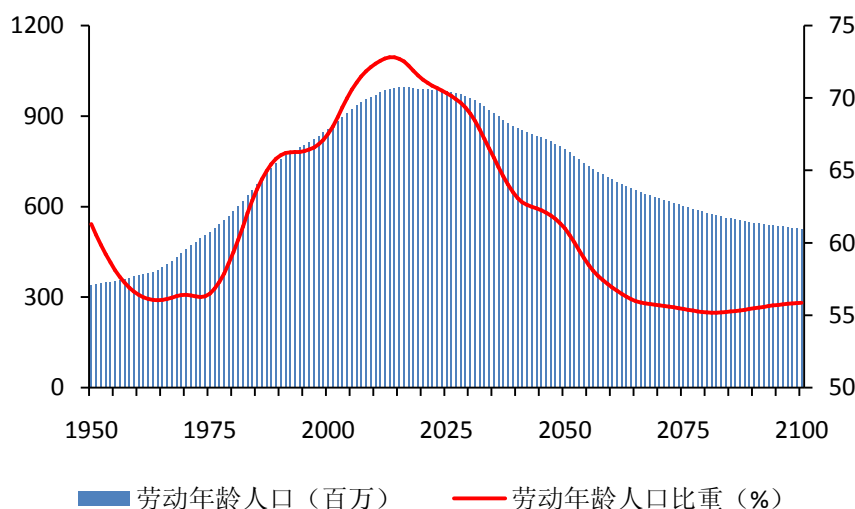


图8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

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口预期寿命的持续稳定提高，导致老年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从而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如图 9 所示，根据联合国预测的中国人口预期寿命可以发现，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持续稳定增长。1980-2100 年，中国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将分别由 71.1 岁和 74.5 岁延长到 82.4 岁和 86.3 岁。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生育率的长期低水平。随着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并长期维持在低水平。图 10 显示，计划生育实行以后，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迅速从每育龄妇女 5 个以上，下降至 2 个以下；并且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20 年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将只有每育龄妇女 1.51 个孩子，之后生育率虽然逐渐回升，但仍将长期处在 2 个孩子左右的低水平。生育率的下降意味着每年的新生儿数量也随之逐渐减少。2005-2010 年新生儿 8257 万，相较 20 年前少出生 4400 余万新生儿；而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预计每五年新生儿将只有 5000 余万。这使得新的适龄劳动人口将越来越难以填补老年人口离开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劳动力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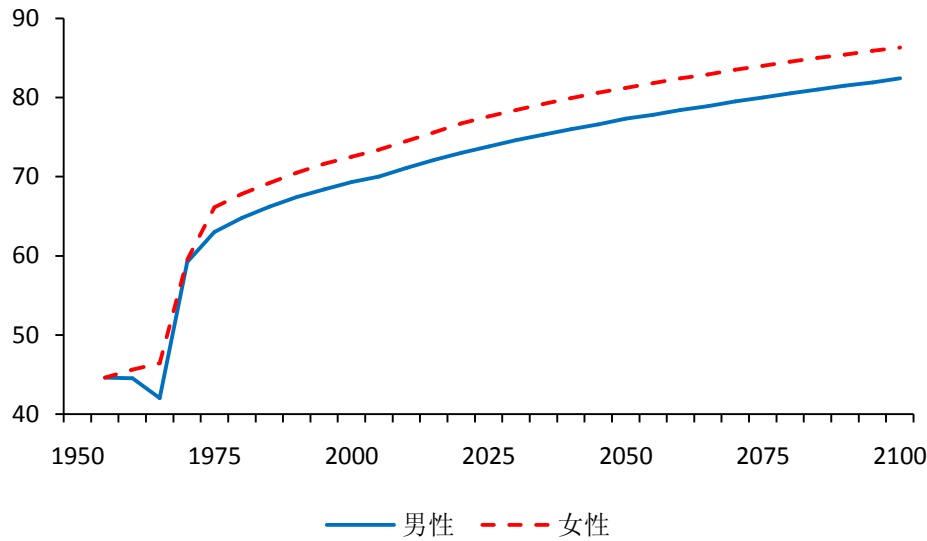


图 9 中国人口预期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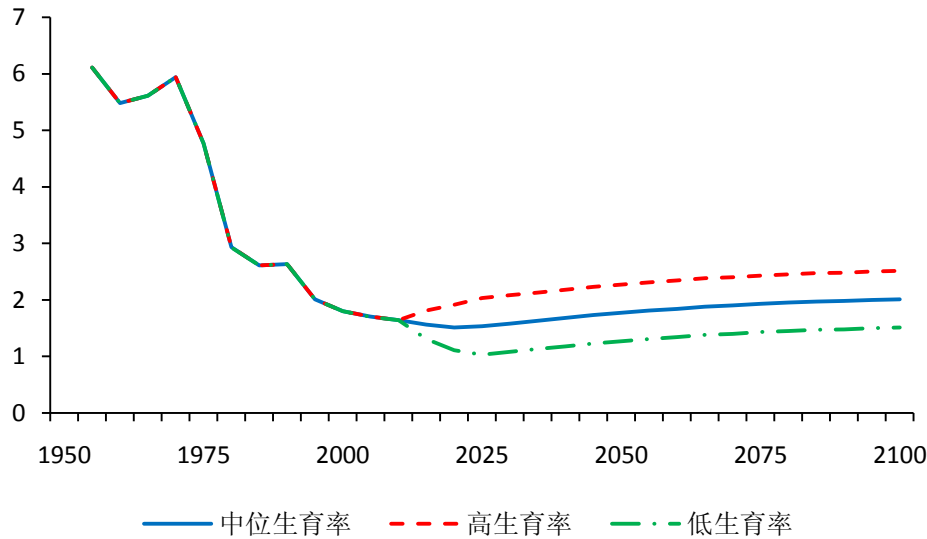


图 10 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

而更加严峻的是，我国这种“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在未来持续，人口增长速度便将会不断放缓，甚至可能出现如日本、德国的人口负增长，从而在长期中拉低劳动供给的规模。图 11 表明了中国未来人口增长路径的预测。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将持续降低，并在 2027 年进入负增长区间；总人口随着人口增长率的降低而逐渐增至峰值 13.96 亿，之后迅速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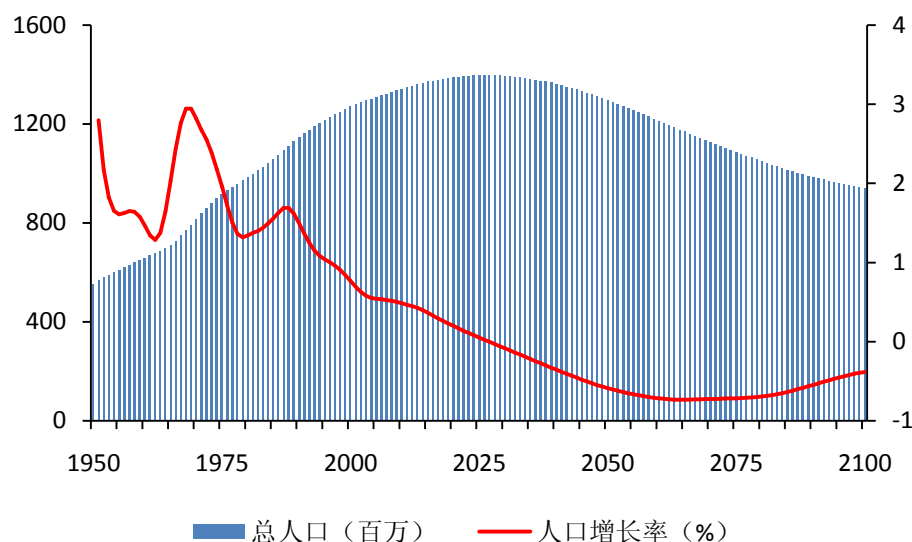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

4.2 老龄化趋势下生产性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会降低居民储蓄率从而不利于物质资本积累

居民储蓄是物质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就储蓄而言，人口老龄化将压低长期以来高企的居民储蓄并降低其在总储蓄中的份额。图 12 显示，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率长期稳定在 30%，2008 年居民储蓄率达到 39.38%，总储蓄 7 万亿元。学术界已经有大量的文献从人口结构、竞争性储蓄动机、预防性储蓄动机、经济转型等不同视角试图解释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现象。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的抚养比将从 2010 年的 11% 上升至半个世纪之后的 50% 以上。作为生产性人群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老年人口作为纯粹的消费人群，其规模则不断扩大；也就是说，年轻人需要养活更多的老人，自然会使得居民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下降。而且，相比上一代的老年人，下一代的年轻人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他们也会投入更多的支出用于抚养老人和孩子，以使父母有更加舒适的晚年生活，使子女有更加幸福的童年和精英般的教育。这也将促使未来我国居民储蓄的减少及其比重的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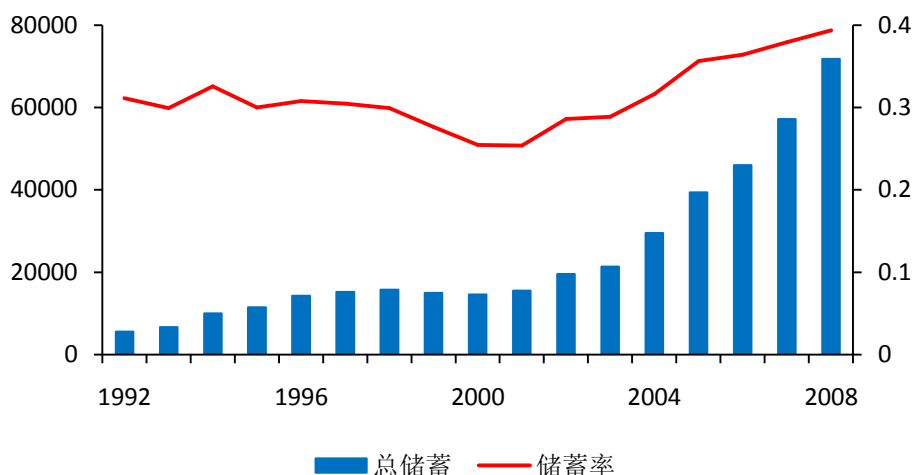


图 12 中国居民总储蓄（亿元）和居民储蓄率（%）

4.3 人口老龄化会因为劳动力的老龄化而对技术进步产生一定的负面压力，但是年轻劳动力会由于工资的提高而更有激励去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

人口老龄化也会对技术进步产生一定的负面压力，这主要是由于老龄化下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的变化造成的。一方面，由于老龄化下劳动力供给短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越来越不足以弥补老年人退出所产生的劳动力缺口，企业可能会延长对中老年劳动者的雇佣年限。另一方面，因为生育率不断下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将逐年减少，从而也就使得劳动力内部的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中老年劳动力的比重不断上升。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 年我国全部就业人员中 50 岁以上的占 27%，比 2006 年增加 1.2%；其中 60 岁以上的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 9%。

这种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会对生产中的技术革新和应用，以及劳动生产率造成不利的影响。首先，虽然相比年轻劳动者，中年和老年劳动者有更加充足的实际工作经验，更加熟练掌握专业技能。但是由于长期从事某一工作，并且已经形成习惯性和模式化的工作技能，年长的劳动者因而往往在工作内容和地点转变上缺乏灵活性，难以迅速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其次，中年和老年劳动者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较弱，相较年轻劳动者也缺乏创新意识。面对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企业将不得不花费更高的成本去重新培训老员工以新技术。再次，如果劳动力的年龄结构进一步老龄化，那么考虑到老年劳动力的身心状况，很可能对劳动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人口老龄化下，年轻劳动力往往会更有激励去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劳动力结构老化所带来的对技术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不利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下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劳动力报酬会因此得到明显提高，这也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能够得到显著提高。从而人们会大力增加知识和技能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以提高自身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培养和训练创新能力。

五、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引入人口老龄化，通过讨论其对总需求和总供给各个组成部分的影响，笔者将进一步深入到其对中国产业结构的长期影响。与前文的讨论保持一致，可以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总体影响机制大体应归纳为如下六个方面。

（1）老年人群消费在老龄化时代将不断增加，因此面向老年人群的产品和服务行业（老

年产业)将得到巨大的发展机会,而面向其他年龄层次的产品和服务行业则将受到压制。

在人口老龄化时代,无论是国内消费还是进出口贸易中的老年产品和服务需求都将大幅增加,从而将极大地推动老年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随着老龄化的加深,“银发产业”将成为一个经济体最具有潜力的朝阳产业,这具体包括老年医疗保健和精神文化产品与服务等行业。

(2)在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的房地产投资将逐渐减少,房地产投资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也面临降低压力,这都将威胁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

这十多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空前繁荣,房地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房地产业不仅自身拥有大规模的产出和就业,而且具有强大的产业联动效应,这些无疑都有助于其成长为支柱产业。可人口老龄化的深入推进将使得房地产业逐渐丧失需求动力,进而对房地产投资形成负面影响,而产业发展机会的减少最终也会危及到房地产的经济支柱地位。

(3)人口老龄化将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从而对政府主导性投资支出规模和比重形成负面影响,这又将进一步阻碍公共服务型产业的发展。

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领域长期作为强势的力量而存在。许多大规模的公共服务型项目,例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工程和尖端科技研发等都得利于政府投资的强有力保障。但是,老年人口规模的增加和比重提高将迫使我国政府更加关注民生问题,并将更多财政支出投入老年人群的社会保障事业。由于财政资金总量存在刚性,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势必压制投资性支出,进而也会压制依赖于政府主导资金获取发展动力的公共服务型产业。

(4)人口老龄化将减少我国的适龄劳动力数量并导致劳动力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这进而会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我国出口产业的发展。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量经济增长成就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丰厚“人口红利”。然而,人口老龄化时代的来临和进一步加深,意味着我国过去长期依赖“人口红利”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面临劳动力短缺危机。近几年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经常在年初遭遇“用工荒”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确实正在接受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挑战。如果更为深入地分析,笔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用工荒”问题还将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产业,那些面向国际市场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无疑将受到负面冲击,而那些依赖中国丰富劳动力资源进行加工组装的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出口产业也将直接面对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

(5)人口老龄化会压低居民储蓄,并对居民储蓄在社会总储蓄中的占比形成负面压力,资金供给相对短缺会使得我国拥有大量中小企业的产业面临更大的融资困难。

近三十年来,规模庞大的居民储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它为大量新生企业提供着发展的资金来源。可随着居民储蓄增长减缓,加之我国的资本信用市场体系欠缺明显,中小企业“融资难”逐渐变成总所周知的严峻经济社会问题。尽管中小企业自身制度的发展和信用市场的完善将会部分改变“融资难”局面,但是居民储蓄降低形成的资金来源短缺压力仍会加重中小企业,特别是资金密集型企业融资的困难。这也将使得拥有大量中小企业的产业遭受巨大资金压力,而那些拥有大量规模以上企业的产业将会获得相对更多的发展机会。

(6)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不利冲击将直接压制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但劳动力短缺引发的工资率上涨也会鼓励年轻的经济个体增加教育和职业培训投资,如此则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会获得发展动力。

当前中国仍旧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差异很大,低端和高端产业的分化严重,因此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差异也将非常明显。具体来讲,劳动密集型行业因雇工技术结构更为低端并且参差不齐,其劳动生产率受到不利冲击的程度更大;技术密集型行业因雇工技术结构相对合理且更为规整,加之年轻一代在投

资教育和职业培训后更多进入技术密集型行业,其劳动生产率受到不利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

综合来看,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不是单方向的,而是同时存在有利和不利影响。在有利的方面,人口老龄化将促使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在老龄化加速推挤时期,房地产行业将逐渐丧失经济支柱产业的低位,而这也无疑有助于我国形成更加合理和更具有持续发展动力的产业结构;此外,老年人口增加会使得老年产业得到发展机会,这将为我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丰富产业构成。在不利的方面,老年社会保障压力增加将对政府主导性投资形成负面压力,进而会危及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型产业的发展。

六、政策建议

进入 21 世纪,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一国经济系统不可避免的外生冲击,人口老龄化也已经成为理论界和政策界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当前,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集中于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多属于总量分析和制度研究。然而,对于任何经济系统而言,结构分析也极为重要。为此,笔者通过不同层次和不同视角深入探讨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潜在影响,以考察源自人口老龄化的外生冲击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系统的结构面。

在系统性考察人口老龄化对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之后,笔者发现 21 世纪前半期中国加速推进的人口老龄化将给我国的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带来双向性影响,也就是说,这种影响既包括有利方面也包括不利冲击。按照影响结果的不同,笔者将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总体而言,对于有利影响,笔者建议政策制定者要抓住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外部机遇,乘势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对于不利影响,则应当积极面对,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规避。具体来讲,笔者认为政府制定者理应注意从以下三个方面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第一,应当进一步扩大内需,尤其是刺激老年人消费,以缓解老龄化对消费的不利影响;同时鼓励民间投资,保障资本积累,弱化老龄化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负面冲击。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以政府主导的投资为主要力量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然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则长期相对滞后。政府控制着大量资源和经济权力,在长期并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为此,政府应当继续推行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的政策,以及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老年人口的日常生活;抓住老龄化的机遇,以进一步地促进消费和鼓励民间投资来改善长期以来政府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模式。

第二,应当改变长期以来过度依赖物质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强调和大力发挥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管理技术等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的作用,以缓解劳动力数量的供给不足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以来生产性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同时大量的居民储蓄所积累的物质资本也将快速下降。为了实现在老龄化时期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大力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大力开发和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努力发掘第二次的“人口红利”。

第三,在产业结构领域,促进产业内部的优化升级,扶持技术密集型产业,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公共支出的合理化。人口老龄化将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而这也正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最为核心的部分。然而,为保障产业结构转变能够顺利实现,政策制定者必须积极推动产业内部的技术升级和更新换代并鼓励年轻个体加大在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让人力资本在产业升级中发挥真正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随着房地产业支柱地位的逐渐丧失,政府在提高产业技术结构的同时,也应当充分利用老龄产业发展的契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应当注意,要鼓励养老市场的开发,拓展老年产品和服务市场,

并为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市场规范。而在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负面冲击的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行业，政策制定者需要及时转变大政府形象，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职能，为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服务行业提供更好的环境。